



宋處士待清潘先生遺稿敘



待清潘先生余外伯父味澹公五世祖也先生生於宋咸淳庚午十歲而宋亡雖長養元世而心猶為宋凡所服用飲食皆不從胡俗終其身惟右衽讀書談道絕意進取晚歲築室南洲山中杜門潛修高慕夷齊之節自扁其室曰待清軒尚冀聖人出而一掃腥羶以雪宋耻觀其反北山嘲諸詩可見矣蓋先生避世雖殷然非一於往而不返者特不欲忍恥仕於夷耳顧兵燹之餘先生手澤多散失幸存者又佚之草莽之中學士大夫惜

行記東漢志
予罕有見者味澹公因事索古契券得之於丁家園從
祖廢笥中猶二大卷首尾蠹齧皆殘缺不可讀其幸可
讀者直百中之一二耳因屬雲卿手錄次第之得詩數
十餘篇其文則盡朽不多錄也豈非吾邑斯文之不幸
歟然而先生之志之學差可概見矣固不在於蓄之多
也先生子孫今不啻千指而益遜九英敏他日發先生
潛德之幽光者其在茲乎余敬叙而歸之云時正德丙
子秋九月朔東崖居士七世孫壻徐雲卿頓首書

當宋咸淳庚午雖為元至正七年而編年至長興二年己卯方書宋

亡先生之歿為元又至正十五年終身不仕稱曰宋處士允矣其集當
歸於宋吳郡顧俠君以先生之詩選混元人先生不居也若寶峯趙
先生借雖身居元世自以為前代宗室不求祿仕俠君既名之曰處士
亦不應入元人類矣但其文集為六世孫文華所刊於先生若為浼焉
余不敢以同待清先生歸宋人小集者為文華貶也

待清軒遺稿

宋處士待清先生潘音著

東崖居士徐雲卿錄

采芝歌四首

嗟嗟紫芝在彼高岡於以采之可以充腸唐虞往矣吾
身可藏峻宇雕墻未或不亡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
之徜徉

嗟嗟紫芝在彼幽谷願言采之可以充腹唐虞往矣吾
生未卜高牙大纛其頰也感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

之戩穀

嗟嗟紫芝在彼層巒於此采之可以常餐唐虞往矣吾
將誰干佩玉鳴鸞其生易殘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
之身安

嗟嗟紫芝生彼白石願言采之可以終夕唐虞往矣吾
將安索隋珠趙璧寧保無失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
之自適

有所思

中心有所思感損雙蛾眉美人竟長往使吾歎離居寂

寞就孤枕強眠誰得知夜深清露重飛夢欲何之覺來
日遲遲分照上羅帷粧臺理雲鬢種種畫成絲

遠遊

聖人久不作吾道將已矣吾生既無之惟有幸夕死殷
勤謝良友遠涉西江水方從草廬公共究鵝湖旨紛絲
朱陸議竊幸窺端倪奈何執德偏一聘翻然起春秋巖
內外乾坤定冠履西蜀已空亭箕山仍洗耳迢迢返巖
阿惟當隨鹿豕

待清軒

殷本高辛裔六七起聖君受王一剝喪高賢盡隱淪坐
待天下清用沽席上珍况茲黃袍破我生當其辰衣冠
歸左衽海國陷黃塵寧有人間世能逃率土濱結茅菩
提頂渾忘虎豹隣寤寐祇思晉幽沉迴避秦何時啟昌
運中國產聖人願言同二老荷杖還歸仁

論學

吾生媿不學學須明吾志軒冕豈不榮此身寧自棄魯
叟重成仁孟軻貴取義尚然周可粟况乃秦未帝東海
薄連城首陽藐千駟萬古為綱常殺身何足避

讀石子重先生輯畧

吳越遠中原斯文久寥落季子已邈如言偃亦渺若千
載萃貞元石城倡絕學游揚出程門論議紛灼爍先生
咀其華用傳此輯畧言深旨斯遠施博守則約餘生媿
顛蒙遺言仰先覺大道闢荆秦天性啟稟篤誠身須固
執擇善無踳駁孔門授受宗誰云盡糟粕

讀黃宣獻公註疏

偉哉黃宣獻讀書盈萬卷正色動巖廊抗疏回霄漢雅
志薄紛華幽情耽散玩白首窮簡編頻年下帷幔折衷

孔鄭言兼採程朱傳諸經咸有疏殊條畫同貫我幸讀
典謨更得觀象豕三百與三千恨止窺其半聖賢傳心
訣帝王經世案昭回儼日星鄭紫那能亂

景行篇

吾道久不南於越矧荒裔千載竟寥寥誰能談六藝卓
哉石城翁三塾開里第二程遊其間談道析巨細矇瞶
始窺斑飲食纔知味民也揚其波整也探其秘師師羨
家承濟濟多澤麗正直俞長公高明黃叔子註書析牛
毛辭榮輕敝屣吾宗晴窗翁孤標揚晚歲默默躬行身

侃侃斯道衛朝陽聽鳳鳴九臯聞鶴唳嗟予生不辰斯
文已墜地子居空山阿遠謝人間世高山仰諸賢寤寐
為擁篲庶幾啟予思夕死一微惠

山中寄友人

我來卧白雲潭影清華髮經歲無稻梁侵晨采薇蕨峯
頭天籟鳴隴上樵歌發還擬醉濁醪與君弄山月

反北山嘲四首

達人知進退曲士豈同謀盡使藏身去誰當為國憂烟
霞成痼癖聲價藉巢由虎嘯雄心在胡為鶴唳愁

雲壑藏真客金門寄蹟仙神遊招隱賦興致考槃篇麋
鹿耽豐草龍蛇起大川由來枯槁輩長往不知旋
一自著荷衣襟期與世違荒唐高士傳偃蹇北山薇歌
枕聞寒瀑衡門歎落暉臨文每相誚猶且未忘機
橫議還應熄孤標未可親負薪生德色帶索竟驕人高
蹈箕山上潛踪潁水濱常編有明訓苦節若為論

友人夜宿

雲山多樂事叢桂共君攀別去十年久歸來兩鬢斑倚
窗邀素月把酒慰離顏醉後松堂卧濤聲落枕間

喜雨

祝融嚴號令萬物瘁紅爐甘雨時還降蒼生氣欲蘇龐
頭饒黍稷澗畔長凋胡獨有夷齊老恒饑色自徂

春暮

門徑鎖煙霞春深山色嘉焚香清晝永把酒綠陰斜燕
雀銜梅豆蜘蛛網柳花塵埃渾不到疑是武陵家

久雨

蕭蕭風雨後四望盡波瀾川湧蛟龍鬪雲低鳥鵲寒楚
王愁枕簟湘女泣琅玕煙火孤村絕流離未有餐

南洲丁氏草堂

仙客栖真處，衡門枕曲流。
地偏三島接，天迴萬山浮。
匣劍星霜久，函書洞壑幽。
忘機對鷗鳥，華髮老滄洲。

石佛寺

步入迦林徑，森嚴梵宇開。
洪濛承覺運，石壁現如來。
法相元難壞，雲衣不用裁。
九年長面此，早已出塵埃。

答揭公名侯斯

羨爾聲聞著，軒亭志慮消。
空將鳥跡字，遠寄鹿門樵。
白雪應難和，青山未可招。
從茲采芝去，不惜路迢迢。

游石梁

空濛巖岫轉，絕徑石梁懸。
半壁留雲壑，長虹挂玉川。
采真移杖履，覽勝拂嵐烟。
此際塵凡隔，桃花滿洞天。

悼楊侍郎

屈指漢遺老，如君復幾何。
鳳池冠劍近，鈴閣典章多。
國已成禾黍，人還隱薜蘿。
那堪川上水，東逝逐迴波。

過黃宣獻公故居

翩翩黃叔度，早已擅鴻名。
元老揚休色，中朝曳履聲。
風烟接閭里，瓜葛自親情。
萬卷書何在，空堂鳥雀驚。

避暑

避暑青山裏炎涼迴不同層崖消雪水高壑振松風尚
可傳韓衆何妨謝祝融迴看車馬客煙火市塵中

返照

晚眺豁冲襟芒鞋渡石林山明殘照在水靜落霞深白
髮求三豕頽年望五禽欲歌梁父句寂寞不成音

積雪

萬山堆積雪一望浩湯湯謬道陽春曲應愁朔漠寒表
安門外色蘓武海邊餐千古俱搖落令人每自嘆

尋梅

雪凍層巔石膚裂萬壑寒飈吹不歇懸思隴上一枝梅
歲杪空山逞竒絕呼童策蹇漫尋春玉蕊初開丰采新
天涯有客長相憶折得寒香寄遠人

山居阻雨

霏霏風雨暗郊原有客含淒獨掩門山鬼嘯雲移峭壁
毒龍將海浸孤村愁來自洒青楓淚戰罷誰招絕漠魂
繭足空齋無一語不因岑寂怨黃昏

東溪水漲

積雨經時苦自長東溪回首意淒涼連山巨浪飛春雪
數點驚鷗下夕陽神女含情愁洛浦美人揮泪洒瀟湘
欲尋舟楫無由渡咫尺天涯共渺茫

中秋無月

備然杖履步層臺為望嬋娟海嶠來秋半正當華月滿
雲深不見廣寒開久判良夜愁中度却恨流光暗裏催
濁酒那堪酬節序倚風長嘯轉生哀

登樓秋望

木落霜清雁影留偶來長嘯獨登樓笳鳴薄暮寒鴉集

劍倚遙空紫電流萬里胡塵連大漠一樽漢月醉高秋
深閨少婦思征戍何處聞砧不動愁

雁宕

一派清漪景色偏洪濛鑿破碧雲顛排空瀑布長飛雪
競秀奇峯直插天玉女鏡中鬢影亂真人掌上露華鮮
霜高雁陣衝寒度未得音書海曲傳

月夜有懷

碧天如洗月團圓有客興懷意渺漫古木烟消烏鵲繞
空山露滴桂枝寒緘書絕塞人何在搔首秋霜鬢已殘

坐聽寒蛩渾不寐夜深無語獨凭欄

曉起

銅壺曉滴漏迢迢坐倚空山四望遙霞彩薰蒸星象斂
嵐煙擁護石梁高襟披左袒心猶壯目極中原恨未消
嬾向鏡中看白髮已判踪跡混漁樵

真覺寺訪蔡上人

為尋支遁扣禪關跌坐觀空出宇寰淨土無塵勞白拂
天花如雨落青山龍歸寶座香雲滿鶴繞經臺佛日間
誰謂陶潛偏嗜酒從今蓮社未應還

龐德公

高士遺踪尚可尋襄陽城外閔幽林久知軒冕浮榮薄
已卜耕鋤樂趣深麟閣不圖止壑相鹿門應逐白雲心
千秋事與人俱在滿目松楸帶夕陰

題淵明對菊圖

當時陶令拂衣回坐見南山逸興催襟度自宜黃菊侶
酒尊時有白衣來賦成倦鳥斜陽度書法麟經甲子開
千古高風那可挹翩翩大雅出羣才

讀岳武穆傳

萬里浮雲入望陰，千山落日正沉沉。當朝自餒中興志，
出塞徒勞上將心。臣子終天仇未復，姦邪設險計殊深。
惟餘一篋精忠傳，揮淚頻看不自禁。

悼文丞相

回首中原已陸沉，捐軀沙漠氣蕭森。恐吹餘燼成炎漢，
未許黃冠返故林。社稷忽生千古色，綱常無忝百年心。
總判清骨縈荒草，不復胡沙掩素襟。

觀稼

欲粟何處耕，欲帛何處桑。縱使甘凍餒，偷生良自傷。

社日四首

自古歎胡塵，從無遍天壤。斗酒桑柘斜，何處同君享。
石晉千年恨，亂華只五胡。南朝留尺土，猶可帶經鋤。
夷齊死首陽，采薇猶愧我。南荒老子遺，何緣一叩馬。
王室卑春秋，兵車多管仲。被髮盡中原，一衿誰為宋。

感詠

世稱儒者師，更有王佐才。用夏變於夷，歸於何所裁。

游天姥懷李白

崔嵬天姥振滄州，李白當年夢裏遊。一自烟霞歸綠筆，

山靈長倚碧空愁

題許由棄瓢圖

自是清流謝帝堯
潁川洗耳絕塵囂
及勳事業今安在
仍羨當年一棄瓢

聞鵲

子規聲切月輪斜
起望諸陵憶漢家
婦女尋芳渾不解
鬢雲爭插杜鵑花

待清軒遺稿

完

待清軒讀書錄存遺

宋處士潘音著

明處士徐雲卿錄

學者讀書不明倫喻義
雖日誦數千言於身何益
利祿牽引人若不以剛果之心立時斬斷
畢竟被他引去

學者入門心裏必須想箇樣子
要做聖賢方能去學聖賢事
若逐隊過日終無成就

學者不必日日誦讀
只養得此心寧靜如明鏡止水發

之文辭道理自然透徹

養心之功莫先於敬敬則心有主而無妄想心體自爾
虛明

或問子思言率性之謂道邵子謂性者道之形體二說
何如曰邵子把道字當一理字看如子思說得無病
子思說入道之功只在慎獨何等淺近而達德達道九
經三重位天地育萬物之理又無所不包可見道本一
原而學不可徒務其博也

孔子謂古之學者為己非今人不能只是務名之心有
一毫種子便是為人

聖人教人為仁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人心也心既欲
之何患不至

為善要識為善的機關見人之善而慕之見人不善而
惡之此便是機關開去不使窒塞自然人欲去而天理
復還

古之學者學其所以為人今之學者學其所以為己此
古今學術公私之別

聖人不是生成的如孔子也好古敏以求之

為學要勇子路聞斯行諸便能升聖人之堂子夏篤信
聖人反出見紛華而悅

知行雖說不可偏廢然識得方能行得若識不透行之
未免有窒碍處子夏賢賢易色一章不過是要人力行
意思

學者做事看得道理自合如此做便做去鮮有失處若
三思而行反惑矣

伯夷叔齊只重君臣之義文王以服事殷故歸之叩馬
不從遂甘於餓死

孔子商羊萍實之對皆前知也子張悟得此意問十世
可知孔子又以因革損益言之畢竟不肯說破

孔子作春秋特嚴夷夏之辯蓋逆知其流之至此也故
曰履霜堅冰至

惻隱是仁之發用孟子以此名仁何等喚醒人心又曰
乍見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人能把此心
克廣便仁不可勝用學者看到這樣言語須潛心體認
孟子稱亞聖其初只在收放心學者不必他求

孔子是生知的聖人論為學工夫渾然如孟子收其放

心與夜氣之說皆是。他經歷過來說得人覺悟可下手做。

或問存養之功何如。曰操之則存是存也。使自得之是養也。操可也。操之太甚便是強制自得可也。有意於得便是助長。其要只在主敬便無二者之病。

心是靈的物。存心只要他惺惺不昧。性是善的物。養性只要他不戕害本體。

或勸之著述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言。先儒著述備矣。吾惟時習之。以求吾所性。烏用註脚爲也。

學問之功務要自得。自得在循序以漸求之。耳若鹵莽做工夫。未免隨得隨失。

學者入門工夫不可一類做去。須要識得自己病處。從病處克將去。漸漸自入規矩。

世之論人者。只據古人之事品評。今人不知古人未必盡賢於今人。今人不必盡如古人。只觀其心術邪正而已。

今之氣化與古不同。今人有六七分好處。也可同古人看了。故曰。古人惟恐其好名。今人惟恐其不好名也。

學者要變化氣質氣質沉靜則漸漸開明用功有益如自以為是的人那能潛心去學

學者平居本等該做的就依理做將去便是道學對人說道學便不是了

為人只要心虛心虛則無事不好做

楊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的言語我看他道理也未透悟雖描得箇影子那得像聖人

周子通書太極圖說酷似繫辭觀他氣象語言聖人體段已具橫渠還有未純處

伊川見人靜坐每嘆其善學此程門主靜工夫心中自有箇主宰非徒兀然槁木而已

橫渠論性而兼氣質之性元晦謂其極有功於聖門此言未是蓋性即天所命之理說性便本善而無惡氣質只是氣豈有理氣相雜而可謂之性也大抵人之有善有惡者氣稟所拘更不可著在性上去故孟子始終只說性善

游揚為程門高弟定夫德學政事遠絕於人龜山出處一節雖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終是強護他短處也

羅豫章見龜山先生后曰幾枉過了一生遂潛思力行
盡得其傳學者能如此勇猛向進聖賢地位何憂不到
胡康侯以季札之讓為階亂據春秋名札之旨也蓋立
嫡以長先王已亂之道兄終弟及謂兄弟之無后也當
時夢壽立札而札果立焉則光必以弑僚者而弑札矣
札之讓正所以已之而猶不免於亂況不讓乎孔子書
名非貶之也峻防也不可以此而病札
為人不必一蹴就到聖賢但能轉過頭來做事便好如
張橫渠是個樣子

朱子看書一字一句都不放過故體認精切非人之所
及

或問朱陸之學曰子靜學得其大元晦務在細密處講
求人謂其禪寂支離皆非也其本原竝無可議

子靜天資高合下便從源頭做起元晦固穎悟却從造
詣做工夫故有尊德性道問學之別其後亦皆歸一了
要自鷺湖會後各從切磋中得來

王荆公初要做聖賢事業後來做得甚齟齬只是不先
義利之辨

臨川吳先生論楚屈原韓張良漢諸葛亮晉陶淵明皆
不忍故國之亡猶篤守君臣之義且說得極是光明
臨川吳先生學術近世儒者皆不及獨不明孔子赴東
山佛肸之意耳

為學不可銳進亦不可無常心無常心則間斷而前面
工夫皆無益矣

君子為學須先識得源頭不差然後一節一節做去出
處動靜語默取予皆得其當

靜涵天下之理則無體動妙天下之感則無用無體無

用則神化合一而君子之道全

為學要立志志不立則易遷

君子出處不可不正出處不正雖有學術終成不得事
如揚雄之美新徒貽譏後世

人心有覺悟處方能改過向善若茫然罔覺焉能有進
忙中遇事不可踟躕靜以待之自然少失

張良輔漢誅秦感項平定天下即辟穀從赤松子游先

儒謂其有儒者氣象若非圮橋挫其英銳焉能有成此
固天所以助漢亦良忠義有以感之也功成辟穀信非

儒者不能

漢高謂安劉必勃此言後來特偶合耳那時北軍右袒恐重厚之勃畢竟無能為也

溫公以文帝誅薄昭為當而明道謂宜議親較情與法耳不知文帝寬厚之主以柔道理天下此亦仁者之勇若無此一節未免優柔不斷奚待平帝而後篡哉

史稱文帝有刑錯之風觀其憫綈縈之代父而除肉刑恐非明刑弼教之比

子陵之不屈固難光武容其加足於腹尤難故曰非光

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

東漢永元以來多賢人君子而不能致天下之治者徒知勵名節而無撥亂之才故反為一戚所害耳

予觀程史未嘗不掩卷流涕姦臣嫉賢悞國何一至此極也

岳武穆以五百兵破十萬之衆遂禡兀术之膽非書生叩馬一諫宋鼎幾復矣萬世於檜應有餘恨也

人言陸秀夫何窮感如此予謂國運至此勢已莫為然寧蹈海而不書降表較之歷代亡國其忠義之氣猶當

與日月爭光

自古帝王皆起西北至於胡元數極矣楚威時便言金陵有天子氣自此東南當產聖人以恢復寰宇氣運循環使然也吾何幸得身親見之哉

待清軒讀書錄存遺完

宋處士待清潘先生傳

先生姓潘氏諱音字聲甫梁學士義緋公之裔宋殿前都虞侯勝之六世孫也大父仲信嵇山書院長父驥有隱德母雪塘袁氏於宋咸淳庚午生先生自幼聰慧警敏讀書過目輒成誦不忘甫弱冠即博通經史一日讀夷齊傳乃喟然嘆曰武王以聖人代殷夷齊尚叩馬而諫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今元以夷狄主中國不聞有諫而餓死者其於世教謂何余生咸淳寶宋人也父祖沐浴膏澤十餘世以及於吾寧無黍離之悲乎故於服

飾皆仍宋舊獨以右社終其身日夕孳孳問學不事進
取時元亦科舉取士或勸令應之先生曰吾不能用夏
變夷而求聞達是苟祿也時仲弟元甫任義烏縣學教
諭遣使迎往因與黃晉卿公友善朝夕論議甚得所裨
益予邑先達夏圭孫丁叔善嘗造先生深契其言以為
學多自得也遂扁其居曰資深堂贈之記一日適父醴
泉公疾先生醫禱百方竟不能起治喪以禮哀毀三載
足跡不履市裳釋服乃偕圭孫就正於草廬吳公頗得
鵝湖奧旨會泰定以薦者召公欲行先生勸止之不從

慨然曰吾聞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何時也顧可以行
義為哉遂促圭孫以歸卜築於邑東南洲山中題其居
曰待清軒蓋識其所志遠矣先生初入山惟拾蕨採薇
以自療親友勸之曰夷齊尚矣陶靖節心雖為晉未嘗
不食粟矣自苦焉於是躬耕世田十餘畝而食非其力
先生不食也山居二十餘年謝棄人事而讀書守道自
少至老無少懈焉或勸之著述則曰六經語孟先儒著
述備矣吾惟誦習之以求吾所性何以註脚為也間居
憤悶觸物感興間或形之咏歌以洩其悲哀慷慨之志

多贈炙人口至於讀書有得格言奧義往往書之壁牖
間集為錄凡數帙云至正三年詔徵天下遺逸廉訪使
胡公灝下檄贊之行先生乃遺詩辭之有乾坤寥廓容
衰朽廊廟經綸屬俊英之句胡公遂已之嘗曰泉石膏
育非其時莫療也時胡運將衰朝政紊亂先生聞四方
兵起冀得真主一出以卒其變夷之志惜乎年老且衰
而未之逮也卒於至正乙未享年八十有六遂卜葬於
南洲之飛鳳山之原所著有待清稿讀書錄學者因其
軒遂稱為待清先生配竺氏子男四原渭原深原冷原

浩女一適槎林梁偉孫男九仕成仕明仕廉仕謙仕益
仕昂仕中仕完仕全其仕廉縣學生博學有行與予善
余久聞先生名不得徧觀其述作茲因便道過里物色
之然以兵燹散佚僅得遺稿之什一而仕廉為余稱述
其平生梗概如此因屬沈為之傳嗟乎先生之學會通
朱陸先生之節高尚夷齊奈何沒未百年而手澤已散
佚無幾若使世愈遠而言愈微不幾於漸滅而無聞乎
故予不辭為之傳使百世之下覽觀者猶得以想像其
遺風焉時

永樂辛卯孟冬吉署郊縣學事天台後學戴沈傳

待清先生像贊

湖廣道監察御史蔡用強贊曰於乎休哉此吾鄉先哲
潘公之遺真也強也仰瞻乎儀容之枯槁追維乎風度
之嶙峋公其原憲之狷乎寧守道以甘貧公其伯夷之
清乎獨潔身以全倫正衣冠於左衽出杖履於風塵聆
孤鶴於沆瀣之表羨冥鴻於天漢之濱至今聞其風者
猶有廉頑而立懦讀其書者真足以養性而修身也邪

刻待清軒遺稿跋

待清軒遺稿吾祖待清府君所著也孟子曰君子之澤
五世而斬孟子去孔子未五世猶曰無有乎爾升去府
君已七世則亦何有乎爾耶祇憶幼時曾侍大父味澹
翁言府君生於宋十歲而易世見長老談崖山事即潛
然下淚有亡國之耻且曰夷虜可君我乎遂昏迷不食
者累日父醴泉府君嗟異之及長銳意羣書有不備者
輒從親友或書肆中索觀之務了其義方已嘗曰我不
求利祿可使為頑夫乎其自少卓異有如此宜其能潛

修正學而大節凜凜不可移也顧平生不喜著述間嘗
為詩亦佚之草澤之中大父味澹翁因事偶得之屬東
崖徐公手錄以貽不肖升媿升數竒待次公車幾二十
年不能致身雲路闡揚幽德將與草木同腐其何以卒
先人之志哉乃取其遺稿并傳所佚者刻之庶遺珠埋
玉亦得少露其精光後之賢子若孫其知所珍藏之以
為家寶焉時

嘉靖己亥季秋吉日福建邵武府邵武縣儒學教諭裔
孫日升跋於樵陽蠻舍之玩易軒

雍正五年又三月二十九日較鈔蘇城顧氏秀豎竹堂藏本 宗蔚如



